

咬文嚼字

萱

穆迪文

宋词人向子湮有首《鹧鸪天》，其词曰：“戏彩堂深翠幕张。南颺特地作微凉。葵花向日枝枝似，萱草忘忧日日长。门有庆，福无疆。老人星与酒生光。殷勤更假天吴手，倾泻西江入寿觞。”

喜欢宋词的朋友，不难看出，这是首祝寿小令。作者用轻快的笔调，表达良愿。词的末尾，作者力大思雄，竟想到要假借天吴（上古神话中人面虎身的司水之神）之手，倾西江之水而入酒杯，为老人祝寿，可谓用喻精妙。不过，词中的“葵花向日”容易理解，“萱草忘忧”从何说起呢？

萱草又作谯草，谯者忘也。东晋张华《博物志》说：“萱草，食之令人好欢乐，忘忧思，故曰忘忧草。”作为一种普通植物，比较早地进入文学视野，是在《诗经》的《卫风·伯兮》篇，其文曰：“焉得谯草，言树之背？”朱熹注曰：“谯草，令人忘忧；背，北堂也。”北堂常指母亲居住的北房，后也用来代表母亲。

朱注温柔敦厚，认为古代男子远行之前，尝愿于北堂前种满萱草，花

开时节，堂阶烂漫，希望能减轻母亲对游子的思念。

然而，通读《伯兮》，全篇围绕的分明是男主人公的威仪，以及那“自伯之东，首如飞蓬”的思妇的翘盼，属于比较典型的“思妇诗”。“种萱孝母”、“慈母思子”的意味如何体现？朱熹并没有说明白。

萱草何以忘忧？恐怕还要从其自身和“忧”的意涵说起。

先来看看萱草其余几个别名：疗愁、丹棘、鹿葱、鹿剑、宜男。

前二者，南朝任昉《述异记》和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·草五》都说：“（萱草）吴中书生谓之疗愁。”晋代崔豹《古今注》云：“欲忘人之忧，则赠以丹棘。”可见，二者承用了“忘忧”的意涵。

鹿葱、鹿剑，古人多认为就是萱草，直到明代《群芳谱》和清代《广群芳谱》才修正前说，指出“鹿葱色颇类萱，但无香尔”、“一为实茎，一为虚茎；一为六瓣，一为七瓣”。药性与萱相近，可治通身水肿，小便不通等症。

相比之下，“宜男”有些特别。晋代周处《风土记》云：“宜男，草也，高六尺，花如莲。怀妊人带佩，必生男。”古人常用萱草和寿石、石榴搭配图案，寓意“宜男多寿”、“宜男多子”。

说到这里，再联系《诗经》和朱注，可知白居易之谓“杜康能散闷，萱草解忘忧”，其所忧者，古今大抵有忧思（纾忧）、忧夫（思妇）、“忧母”（孝

子）、忧育（生男）四意。

回顾古典诗词，我们发现，直到南北朝，萱草作为意象很少出现，且寓意单一。谢惠连、谢朓、吴均、鲍照等作家，均用以表达纯粹的“纾解忧愁”。

至唐，“萱”的意涵丰富起来，《全唐诗》中约有相关作品63首，其中50首用作“纾忧”，8首用作“忧夫”，3首与“石榴”同用（“忧育”），虽仅2首用于“忧母”却意义非凡。孟郊的《游子》云：“萱草生堂阶，游子行天涯。慈亲倚堂门，不见萱草花”，首用“种萱孝母”的意涵；牟融的《送徐浩》首现“椿萱”并用，说明至少在唐代，已有将之作为对父母的敬称。

到了宋代，一改前弦。《全宋词》中约有104首含“萱”作品，体现“种萱孝母”、“为母祝寿”的竟有63首之多（如篇首词），这种用法在明清诗词中层出迭现，渐而深入人心。

或许可认为，至少在六朝之前，萱草与母亲并无直接关联。唐代偶有生发，却并非主流，其后或因有益于教化，巧妙地成为宋明理学看中，于是广为传用，并逐渐衍生出“萱堂”（母居之室）、“萱龄”（母亲年纪）等，此后，这株“黄花菜”的分支，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“母亲节”的代称。

每年五月，感恩与思念的时节，不必康乃馨、不必玫瑰，摘一束萱草就好，献给我们最可敬的人。

（上海电力学院）

亲子物语

淋雨之后

刘新红文

周六午后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瓢泼大雨惊醒了睡梦中的我。我一跃而起，急步奔到阳台，望着满满四根晾衣杆上的衣服在雨中飘荡、快速吸收着雨水，后悔与懊恼的怒气一下子冲上了脑门。因为黄梅雨季，连续积压了一周的湿衣服，好不容易盼来了久违的阳光，经过一个上午的晾晒，已基本见干。因为想着让衣服干透，且判断天气未有变冷的可能，就安然入睡了。

明知已来不及了，还是冒着大雨快速抢收进屋，在房间里复习功课的儿子也出来帮忙。望着一大堆湿淋淋的衣服，想着白费了这么多功夫，我禁不住埋怨了起来：“都十七八岁了，看到要下雨了也不知道收衣服或叫醒老妈来收。”“我又不知道外面晾了衣服。”儿子生气地返身回了房间，并关上了门。

“噔”的一声关门响，惊醒了怒气中的我。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原因，何必要责怪儿子呢？本来“更年期”的我与“青春期”的儿子沟通就已日益觉得难上加难。我迅速将湿衣服分类重新过洗、脱水，并晾晒在阳台内。在一个多小时的忙碌中，我的脑

子也在不停地思考：是否可以我将我对此次事件的反省，作为与儿子沟通的契机呢？

晚餐桌边，我细细历数了当时的后悔心情：“如果我收好衣服再午睡，如果我睡前提醒一下儿子……”“如果我提前打个电话回来就好了。”老公也适时地反省了一下。

“不过，后悔也帮不上忙，埋怨也起不了作用，只能吃一堑长一智啦。”望着晾满阳台的衣服，我笑着说，“还好，明天天气预报晴好。”

“老妈，以后我发明一种遥控智能伸缩遮雨棚就好了。”儿子认真地说，“以前看到一个介绍科技改变我们未来生活的节目，在回家的路上就可以遥控家里的空调、电饭锅、热水器等，那遥控智能伸缩遮雨棚应该也不难。碰到这种情况，只要一开启就可以马上避免被淋雨了……”

望着侃侃而谈的儿子，我与老公会心地笑了。“更年期”与“青春期”两代人还是可以很好地有效沟通的，关键是查找自身原因，拒绝埋怨。联想到日常的工作、生活，在为人处世、待人接物过程中，不都是需要这样的“退一步”艺术吗？

文苑投稿邮箱：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诗抒胸臆

虎丘憨憨泉的传说

葛乃福

今年五月十七、十八两日，我与友人苏州之行。游览“吴中第一名胜”苏州虎丘时，导游向我们生动地讲述了一个古老的传说。

从前有个小和尚，出家就在虎丘旁。他憨厚老实受夸奖，不知何因得罪了老和尚。

老和尚常罚他下山去担水，一天总要好几趟。累得他走起路来腿打晃，连人带桶摔倒在路上。

小和尚爬起身两眼泪汪汪，看着破桶心发慌。满身尽是泥水浆，却喜见青苔沾衣裳。

小和尚猜测这地底必有水，否则哪来路上青苔长？从此他每天抽空打井忙，似有神助井的深度一天一个样。

“小和尚整天在搞些啥名堂？”老和尚不放心前去探周详。小和尚干得正欢猛挖了一锹，地下水如泉涌水柱喷几丈！

老和尚一紧张踉跄倒地，刹那间晴空里闷雷炸响。老和尚变丑石成蛤蟆模样，这口井被唤作“憨憨泉”美名远扬……

落梅风·梅雨三曲

王养浩

一

淫雨停，天放晴，湖上翠莲几叶青。柳浪兰舟倩影，天落银珠湿衣襟。

二

林间雾，山里雨，东魁杨梅农家女。夜风不吹愁云去，满筐诗笺灯下语。

三

夜消沉，日漫长，抚琴听雨在湖廊。新蝉何时鸣惆怅，遍地正道是沧桑。



亮相 ■ 诸德清

岁月悠悠

忆女作家蒋丽萍

倪祖敏文

5年前的7月24日，女作家蒋丽萍与世长逝，离开了我们。当时，我无法抑制心中悲痛，泪如泉涌。

我和蒋丽萍相识在30多年前。由于工作关系，我们经常在一些采访场合碰到。自从第一次见面相识后，她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：中等个子，文静的气质，一副金丝边眼镜，精明能干，有着深邃的洞察力。她一笑起来，那口雪白而又整齐的牙齿和那如花灿烂般的笑容，一定会让你感到双方的对话是一种莫大的愉悦。

她是一个很会生活的女记者。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，大家穿得都很土气。她知道我跟企业界颇熟悉，便在某个场合对我说：能不能找一家服装厂，去买点衣服，改善改善自身外出的形象。我一口答应了下来。她喊了《新民晚报》的一位

姓施的女记者，我带了我的太太，一起去了控江路许昌路口的一家外贸服装厂，记得厂长姓陆。陆厂长十分客气，他让我们到样品间去随便看，随便挑。三个女人都看中了一套赭黑色夹杂的彩格套裙。看上去像薄花呢，实际上是布料做的。上装是收腰身，茄克式的，肩上有两个类似可以挂军衔牌的搭肩，下身是喇叭裙。这套衣服穿在身上格外精神。我跟她们开玩笑说，就差一顶橄榄帽，就是谍报机关里的少女女军官了。三个女人笑得竟拥在了一起。

以后获悉，蒋丽萍离开《新民晚报》，去了上海市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。我知道她挺能写的，很有思想观点。有一次偶尔碰到她，我便问她：“你咋去了作家协会？”她露出那招牌式的灿烂笑容，反问我：“不好吗？”我连忙回答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”我倒不是恭维她，而是她的写作才能，的确是适合从事专业写作工作。

闲话花样

出风头

郑树林 文 剪纸

“赤膊戴领带，赤脚穿皮鞋”，讲的是不懂得这些物品怎样使用，只为了让大家晓得所以做出了违反常理的事，想出风头。现在的许多明星很喜欢炒作，炒作的目的其实就是阿拉上海话讲的要出风头。

这种出风头还只是小事，有许多风头出得过头了。刚刚进入娱乐圈的“明星”为了出风头，不顾羞耻不惜一切只要能出风头，她们不是去争取学习、争取表演好角色，而是做一些别人无法想象的出格之事，一脱成名虽然是出尽了风头，可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欢喜。

出风头不是一件坏事，只要自己真的有本事有学问，想不出风头在这个年头都不行。职场上也会有许多可以让你出风头的机会，工作业务学问做得好，就可以评选上榜，上报纸电视，作为大家学习的偶像。想出风头就是要实实在在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，把出风头化为工作的动力，到时候你不想出风头都不行。

有些环境对于出风头有着另外的看法，有句话叫做“枪打出头鸟”，看着别人的成功成果，不是找找自己的不足之处，而是处处刁难别人，把同事朋友的成功看成出风头，于是无论出现什么事总是推给别人做，还振振有词人家喜欢出风头，就让他出个够。有些朋友明明知道自己的朋友犯错了，可偏偏要为朋友两肋插刀爱出风头，后果自己倒霉。

出风头不是什么坏事，就看你出什么样的风头。

